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荀子卷第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注

臣王先謙集解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盧文弨曰青取之於藍從宋本紀問云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藍木未必是建本未必非謂謂今之五穀糖與政台册所製藍木未必是建本未必非謂以作出者為是也元刻五册所製藍木未必是建本未必非謂藍者用大戴記改之也荀子本文自作出於藍木類聚草部上太平御覽百非部三及意林埤雅引此並作出於藍而實青學篇同史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實青於藍者教使然也即是此篇之文則本作出於藍明矣蘇轍作蘇轍取之藍是唐人所見荀子木已有作取者且大戴記即用荀子文亦作青取之於藍不得謂荀子本作出於藍而作取者

為非也宋建監本岐出亦錄所承各異故木直中繩輮以為輪

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也木直中繩輮以為輪

不復贏矣虛文昭曰暴舊本作暴非說文一作暴晞也輮使之然也

舉疾有所趨也顏氏家訓分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雖訓然因

乾而暴起則下當從本案考工記輪人槁作藪鄭注云藪藪舉

又注藪舊本訛作藪案藪緩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

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亦作藪

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管子曰日

智行下孟反俞樾曰省乎二字後人所加也荀子原文蓋作

君子博學而日參己參者驗也史記禮書曰參是豈無堅革利

兵哉索隱曰參者驗也管子君臣篇曰若望參表尹注曰參表

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是參有參驗之義君子博學而日參驗

之於己故知明而行無過也後人不得參字之義妄據論語三

省吾身之文增省乎二字陋矣大戴記勸學篇作君子博學如

日參己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可據以訂正先謙案大戴

記一本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與論說同孔氏廣森云參己

者學乎兩端以己參之一本作而日參省乎己焉與荀子文同

此後人用荀子改大戴記也補書自作而日參省乎己參三義

同羣書治要作而日三省乎己易參為三是本故不登高山不

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

學問之大也益於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

之然也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制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

刻從盧校干于注文作于越猶言於越盧文弼曰干越宋本

春秋見淮南同注干音寒國策作干隨然楊氏自作于越故以

於越為釋劉台拱曰淮南原道訓于越生葛綸高注干吳也楊

氏此注以干越為吳越蓋用高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可見

也宋刻呂夏卿本錢佃本竝作于越亦妄庸人所改王念孫曰劉說是

即吳明矣尹知章注管子以干為江邊地非是辨見管子字本
 作邪說文邑部邪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邪本屬吳蓋
 邪古國名後為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邪是也古書言干越者
 則當從國名之本訓不得因其後為吳邑而即訓為吳也先謙
 案王氏雜志引文選江賦注所引墨子以利荆楚干越吳都賦
 包括干越莊子刻意篇干越之劍及淮南原道訓以證漢書貨
 殖傳之干越當為干越其義允矣今案鹽鐵論殊路篇干越之
 錠不厲匹夫賤之亦一證也吳干先為敵國後干併於吳管子
 吳干戰及左傳吳城邪即其明證干為吳滅而吳一稱干猶鄭
 為韓滅而韓亦稱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
 從宋本改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雅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
 聽而助之福引此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自化
 詩以喻勤學也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自化
 馬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俞樾曰上引詩云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此文神字福字即本詩文也今本此二句提行屬下
 節非是先謙案舊本以荀子它篇引詩為例遂斷上引詩為一
 節以此二句提行固屬非是但下文物類之起至君子慎其所
 立乎一段言榮辱禍福之理正與引詩及此二句相應若斷屬
 上節亦未安各篇引詩亦多在篇中不盡屬一節之末此處不

當分段
 今正 吾嘗終日而思矣先謙案大戴記吾不如須臾之所

學也吾嘗跋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登高而招臂非

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與馬者

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絕過

日江河本作江海與里為韻下文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亦

與里為韻今本海作河則失其韻矣文選海賦注引此正作絕

江海大戴記勸學篇說苑叢篇並同文子上仁篇作濟江海

文雖小異作江海則同俞樾曰能當讀為耐漢書食貨志能風

與旱龍錯傳其性能寒越充國傳漢馬不能冬君子生非異也

善假於物也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眾大南方有

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苴風至苴折卵

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鳥也苴葦之秀也今

葦竹之土是也蒙當為葦方言云鳩鳩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

謂之燕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

身亦猶繁華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鷓鴣巢於蓬蒿著之
 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
 盧文弼曰蒙鳩大戴禮作蒙鳩方言作蒙雀蒙鳩讀如芒蒙蒙
 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蟻蟻音義近楊云當為蒙似非著
 路切俗開本多作著今從宋本與說文合又曰說文有著無著
 著但謂飯飲無形著及繁著義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可知
 然古書如周語大夫士曰格位著即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
 其著以著為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以著為傳
 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著為著以故六書正譌謂著字多有
 假借用者別作著非今校此書凡宋本作著者仍之其他卷作
 著字者即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之皆非以待夫通人自擇
 焉耳所引說苑見善說篇作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為也未
 句作其所託者使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
 然也餘與此同

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
 扇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
 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
 方也射音夜○盧文弼曰注烏扇宋本與本草同元刻作烏髮
 廣雅烏髮射干也蓬髮同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王念孫曰此
 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

與之俱黑二句而今本脫之大戴記亦脫此二句今本荀子無
 此二句疑後人依大戴刪之也楊不釋此二句則所見本已同
 今本此言善惡無常唯人所習故白沙在涅與蓬生麻中義正
 相反且黑與直為韻若無此二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洪範正義云荀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
 黑緒少孫續三王世家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
 於麻中下並見荀卿之皆黑者士地教化使之然也索隱曰蓬生
 麻中以下並見荀卿之皆黑者士地教化使之然也索隱曰蓬生
 引傳曰爾根與白芷云云皆見荀子則此所引傳亦荀子也然
 則漢唐人所見荀子皆有此二句不得以所引傳亦荀子也然
 之也又案羣書治要荀子制言篇云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
 辭也亦本於曾子斷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
 無截去二句之理

人不履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

蘭槐香草其根是為芷也
 景云即離騷所謂蘭也蓋苗名蘭也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
 芷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漬也染也滫滫也言雖香
 草浸漬於滫中則可惡也滫子廉反滫思酒反○盧文弼曰蘭
 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也子作今夫蘭本三年
 而成說苑雜言篇同又案滫久滫也說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
 雜上篇作滫之苦酒苦讀如良苦之苦義皆相近楊氏乃訓滫

為滂未見所出又曰高誘注淮南人開訓云滂臭汁也意亦相近
 近郝懿行曰大略篇云蘭茝臺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與此義
 近晏子春秋雜上篇云蘭本三年而成滂之苦酒則君子不近
 庶人不佩滂之廉醴而賈匹馬矣廉說苑雜言篇作鹿滂久滂
 也並即也滂也滂古字同聲通用此言香草之根為滂以滂
 及酒皆不美惟滂之鹿醴乃能益其香而賈易匹馬故曰其質
 非不美所漸者狀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
 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
 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
 而約急皆其自取也○王引之曰楊說強自取柱之義甚迂柱
 與束相對為文則柱非謂屋柱之柱也柱當讀為祝哀十四年
 公羊傳天祝子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何范注並曰祝斷也
 此言物強則自取斷折所謂太剛則折也大戴記作強自取折
 是其明證矣南山經招搖之山有草焉其名曰祝餘祝餘或折
 作柱茶是祝與柱通也祝餘之通祝餘也祝餘之通祝餘也
 穢在身怨之所構穢亦所自取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
 而焚之矣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

晴與儔同類也○劉台拱曰羣居禽從大戴禮作羣居王念
 孫曰羣居與晴生對文今木居作焉者涉下文四焉字而誤是
 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也質
 成蔭而眾鳥息焉醴酸而蚋聚焉喻有德則故言有召禍也行
 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
 其慎大戴作慎其所立焉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
 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謝本從盧校作聖心
 當作備古音與德得為韻王念孫曰呂錢本作備此言積善成
 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心備上下正相
 應元刻備作循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備放篇云積善而全盡謂
 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親
 韻正與德得為韻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並作備文選謝
 瞻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此亦作備
 備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此亦作備
 備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此亦作備
 備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此亦作備

至末為一段今從之言學必積小高大一志者成也榮辱篇云
 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起於變故成乎修為待盡而後備者也
 與此言積善成德聖心乃備
 義合劉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跬與
 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刻作江河先謙案羣書治要作河海
 言駕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驚馬十駕
 之一躍據下云驚馬十駕則亦
 及之此亦常同疑脫一句。盧文昭曰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
 篇引大戴禮騏驥一躍不能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
 皆是譌字里海為韻步舍為韻古音如是晉書虞溥傳云熟而
 舍之朽木不知刻而不舍金石可虧亦是韻語劉台拱曰案不
 能十步義最長大戴禮作千里於義疏矣若玉篇作千步直是
 譌字盧反引以為據非也十駕十日之程也且而受駕至暮脫
 之故以一日所行為一駕若十度引車則非駕義也王念孫曰
 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
 則與驚駘同淮南齊俗篇曰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驚馬十舍
 旬亦至之此皆驚馬十日行千里之證大戴禮騏驥一躍不能
 千里里與舍不合韻乃涉上文無以致千里
 而誤騏驥馴非軒涉字辭見大戴禮述問
 功在不舍
 言立功在於
 句當連
 上文
 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
 言立功在於

同鏗刻也苦結反春秋傳曰螭無爪身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
 陽虎借邑人之車鏗其軸也
 鏗與蚘同蚘蚘也。盧文昭曰正文鏗
 字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字上宋本有蚘字無注未斬蚘也三字
 今從
 元刻蟹六跪而二螯非蚘蟻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
 跪足
 于以朋足為朋跪蟹蟹首上如蟹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
 螯也。盧文昭曰案說文蟹有二敖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
 及注六字疑皆八字
 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
 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先謙行
 衛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
 道四出也或曰衛道兩道也不至
 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
 言歟。郝懿行曰案楊朱哭衢塗見王霸篇注云衢塗歧路也
 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大意與此注同俱兼二義訓
 釋實則楊朱見歧路而悲卽莊子云大道以多歧亡羊之意不
 必泥爾雅四達謂之衢也王念孫曰爾雅四達謂之衢又云二
 達謂之歧旁歧謂一聲之轉則二達亦可謂之衢故大戴記作
 行歧塗者不至勸學篇下文言兩君兩視兩聽王霸篇下文言
 榮辱安危存亡之衢皆謂兩為衢也大略篇又云二者治亂之

衛也。紛。賦。賦。字。則。荀。子。書。曰。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皆。謂。兩。為。衛。先。謙。案。王。說。是。曰。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虛。文。昭。曰。兩。不。字。下。朱。本。俱。有。能。字。與。大。戴。同。元。刻。無。王。念。孫。曰。呂。錢。本。俱。有。能。字。元。刻。無。兩。能。字。者。以。上。下。句。皆。六。字。此。二。句。獨。七。字。故。剛。兩。能。字。以。歸。畫。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拘。也。若。無。兩。能。字。則。文。不。足。意。矣。先。謙。案。謝。本。從。虛。校。無。兩。能。字。今。依。丁。騰。蛇。無。足。而。飛。爾。雅。云。騰。騰。蛇。郭。璞。云。龍。梧。鼠。說。改。從。宋。本。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五。技。而。窮。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虛。文。昭。曰。本。草。云。螻。蛄。一。名。鼯。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姑。與。梧。音。近。揚。說。似。未。參。此。主。念。孫。曰。本。草。言。螻。蛄。一。名。鼯。鼠。不。言。一。名。梧。鼠。也。今。以。螻。蛄。之。姑。鼯。鼠。之。鼠。合。為。一。名。而。謂。之。姑。鼠。又。以。姑。梧。音。相。近。而。謂。之。梧。鼠。可。乎。且。大。戴。記。正。作。鼯。鼠。五。技。而。窮。鼯。與。梧。音。不。相。近。則。梧。為。誤。字。明。矣。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當。以。揚。說。為。是。

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詩曹風尸鳩之篇毛云尸鳩鵲也尸鳩之養七子曰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虛

文昭曰注馬翰元刻作精勒毛傳作精勒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與沈魚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潛魚或說流魚即游魚亦

琴鳥舞魚躍。虛文昭曰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鯉魚亦與沈魚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潛魚或說流魚即游魚亦流游通用先謙案流魚大戴禮作沈魚是也魚沈伏因鼓瑟而出故云沈魚出聽外傳作潛魚潛亦沈也作流者借字耳書沈酒非十二子大略篇作流酒君子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羣書治要引作沈淫此沈流通借之證淮南子說山訓作淫魚高注以為長頭口在領下之魚與後漢馬融傳注鯉魚口在領下合故論衡作鯉魚此二書別為一義虛引或說流魚即游魚既是游魚何云出聽望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文生義斯為謬矣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駮六駿駮又曰六玄刺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仰首而秣聽其聲也。虛文昭曰駕彫駮元刻與今文選同味本駕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出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玉在山而草木潤草字案元刻是也木與崖對文故上句少一字宋本木上

有草字者依淮南說山篇加之也文選吳都賦林木為之潤黠
 李善注引此作玉在山而木潤細釋謂引江賦文賦注並
 同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木部一所引亦同而草部不引則
 本無草字明矣大戴記作玉居山而木潤續史記龜策傳作玉
 處於山而木潤文雖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耶安有不聞
 小異而亦無草字
 者乎崖岸枯燥。王念孫曰不積之不涉上下文而衍當依羣
 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虛辨注至一作聞孔廣森注云言為
 善或不積耳積則未有不於成者此文亦言為善或不積耶
 積則安有不聞者乎沛意曲而有味治要作為善積也學惡乎
 徑剛不字意味索然王氏反從之欲併刪大戴記何也
 始惡乎終假設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書禮謂禮之
 屬也。盧文弨曰典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意言在乎
 禮疑當是曲禮之誤
 修身也。先謙案荀書以士君子聖人為三等
 修身非相儒效哀公篇可證故云始士終聖人
 真誠也力力行也誠積學至乎沒而後止也
 力久則能入於學也
 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

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
 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郝懿行曰按下文方云樂之中聲詩書之博詩樂分言則此中
 聲疑非即謂樂章日詩三百未必皆合中聲夫子但謂關雎不
 淫不傷可知它詩未必盡然先謙案下文詩樂分言此不言樂
 以詩樂相兼也樂論篇云樂則不能無形而為道則不能
 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
 流與此言詩為中聲所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
 止可互證郝說非也
 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力
 言云齊謂法為類也。謝本從盧校類上有羣字王念孫曰元
 刻無羣字林驥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曉類字之義而
 以意加羣字也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分
 類之綱紀非十二子及大略篇並云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
 法君子也王制大略二篇又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皆以類與法對文據楊注云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
 律條之比附則本無羣字明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故
 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
 車服等級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
 之文也

及政春秋之微也微謂衰貶沮勸微而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

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

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

以爲法則端讀爲喘喘微言也端而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

謂端莊而言也或先謙案臣道篇云喘而言喘疾息也

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爲口耳之間則四

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爲財與纒同盧

拱日則字自可通不必如韓說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

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禽犢餽獻之物也郝懿行曰

小者人喜撫弄而愛玩之非必己有非可獻人直以爲玩弄之

物耳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無神於身心但爲玩好而已故

積饋獻之物不知貨財謂賄賂禽犢謂玩好耳先謙案楊注固

非郝說尤誤上言君子之學入耳箸心而布於身故曰學所以

美其身也小人入耳出口心無所得故不足美其身亦終於爲

禽犢而已文義甚明荀子言學以禮爲先人無禮則禽犢矣上

文云學至乎禮而止矣是其言學之宗旨又云爲之人也舍之

禽獸也正與此文相應禽獸禽犢特小變其文耳小人之學故不

與不學無異不得因此文言小人之學而疑其有異解也故不

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噪也言與戲無異或曰讀爲噉噉噉噉

曰噉噉今改正郝懿行曰噉與噉同說文云噉不省人言也與

此義合俞樾曰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噉釋文曰魯

讀噉爲噉荀子此文蓋本魯論下文曰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

噉噉可與言而言謂之噉噉不觀氣色而言謂之噉噉皆與論語同

惟變噉爲噉可證也噉即噉之段字不問而告未可與言而言

皆失之噉非失之噉也魯論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意度之殆

亦段做爲噉自古文論語出得其本字遂謂魯論讀噉爲噉實

不然也噉字義長做字義短魯之經師豈不知此而改噉爲噉

乎先謙案問一而告二謂之噉噉即噉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

多通也虛文昭曰李善注文賦引卑蒼云噉聲兒卑與噉及

噉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噉此何謂其多言下文云如噉則

南子卷第一

近楊注非傲非也嘖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學莫便乎近其人
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不法而詩書故而不切故事而不委曲
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難明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也當其人習說
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
而徧周於世事矣六經則不能然矣○郝懿行曰案方古讀如
則稟仰師承周徧於世務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先謙案郝
讀方為傍則習上之字不可通習有積貫之義非近其人則不
能常習其說呂覽任數篇習者曰高注習近習是習與近義亦
相通言習其說即知是近其人不必讀方為傍轉致文義支離
也
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
大經無速於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王念孫曰
禮次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經禮粹好語意略
與此同學之經即學之徑古讀徑如經故與經通讀好語意略
喻子之艾經徑楊以為學之徑古讀徑如經故與經通讀好語意略

人而師之好其人則是中心悅而誠服親炙之深者也隆禮謂
自以禮檢束其身先謙案王讀經為徑引脩身篇之莫徑謂即
本篇所謂莫速是學之速莫速乎好其人於詞為複上文學莫
便乎近其人亦無此複語其說非也呂覽當染有始知分曉悉
諸篇高注竝云經道也學之經猶言學之道耳成相篇云治之
經禮與刑又云聽之經明其請治之經聽之經猶言治之道聽
之道與此學之經一例
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
是荀書自有此文法
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
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
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
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上安重
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
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
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
變也○郝懿行曰安猶朕也焉也特直也猶言但學雜識者
識記也所謂記醜而博也志順詩書者志與職同謂標題也如
今學僮課讀用紙為號記也順者順其文也謂厥儒但能標志
順讀詩書末世窮年不知理解也王引之曰此文本作安特將
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志即古識字也今本竝出識志二字者
校書者旁記識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耳學雜志順詩書皆三

字為句多一議字則重復而累於詞矣楊注本作雜志謂雜記之書百家之說今作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皆後人據已誤之正文加之下注云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文義甚明直也此云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猶解蔽篇云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也安案並猶則也荀書用安案字或為語詞或作則字用其用則字亦然彊國篇云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使則字左則左使右則右也臣道篇云是案日是非案日非謂是則日是非則日非也又云今子宋子案不然謂子宋子則不然也解蔽修則誅之也又云今子宋子案不然謂子宋子則不然也解蔽篇云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謂以聖王為師則以聖制為法也此並以安案代則字餘皆語詞富國篇則案以為利也仲尼篇云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已大略篇云至成康則案無誅已臣道篇云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以則案則安連用安案亦語詞彊國篇云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又云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天論篇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何數則字語詞則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亦猶安案也

禮也 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為禮舉也詘與屈同頓舉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盧文弨曰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注挈也疑誤順者不

可勝數言全裘之毛皆順矣王念孫曰楊訓頓為挈於古無據且上文已有挈字此不得復訓為挈盧以頓為頓挫於義尤迂頓者引也言挈裘領者謂五指而引之則全裘之毛皆順也廣雅曰挈引也曹憲音頓古無挈字借頓為之鹽鐵論詔聖篇曰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頓之引之也釋名曰擊制也制頓之使順己也擊亦引也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吏捕索擊頓不以道理褚少孫續史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記滑稽傳曰當道擊頓人車馬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也憲標表也。王念孫曰道者由也悅騰言作事不由禮法而以詩書為之則不可以得之也故脩身篇曰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優楊云道言說也失之又富國篇不足持以持國安身明君不道也道亦由也楊云明君不言亦失之

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食壺也。謝本從盧校。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食壺也。王念孫曰呂錢本作澆元刻作餼案說文餼從食思魂切餐吞也從食奴聲或從水作澆七安切玉篇廣韻餼作餼而餼餐二字皆異音異義古音餼屬寒部餼屬魂部故魏風伐檀首章之餐與檀干澆塵韻為韻三章之餼與輪澆論困鶉為韻兩字判然不同自爾雅釋文始誤以餼為餼而集韻遂合餼為一字矣今俗書餼字作餼而錢本作澆自是澆之俗字非餼字也盧從元刻作餼云餼同餼非是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正作澆以錐食壺言以錐代箸也古人貯食以壺中山策君

下壹倉臣父韓非子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壹倉以從皆其證

不可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

法士也先謙案法士即好禮之士修身篇云學也者禮法也

非禮是無法也又云好法而行士也皆可互證下文散

儒揚注云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

儒為無禮法之儒正與法士對文

檢束莊子以不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

材木為散木也問楛者勿告也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

濫惡者謂之楛國語曰辨其功苦章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

涼賦曰膏夏雜苦史記曰器不苦慮或曰楛讀為沽儀禮有沽

功鄭玄曰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

沽儀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

道不接故禮恭而後

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

之致致極也此謂道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

語曰言未及而

言謂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

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

善者不識人之顏色。盧文弨曰順宋

本作慎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

引同郝懿行曰傲與敖同敖者謂放散也謹順其身身猶人也

此謂君子言與不言皆順其人之可與不可所謂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詩小雅采芣之篇

言也彼與之交接不敢舒縱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文弨曰匪亦

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成十四年引仍

作彼交匪成襄八年引小旻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未

本與詩攷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此段自昔者瓠巴

鼓瑟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

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詩匪交匪舒

正中明上文之不做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

交讀為狡廣雅曰狡結侮也言不侮慢不急緩也說見經義述

聞小雅

桑扈篇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踰步不至不足謂善御

未能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

通倫類謂難禮法所未該以其等

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屬類

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

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

巷之人也

或善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

盜跖柳下季

之弟聚徒九

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盧文弨曰案柳下季在魯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

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君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俞樾

毛傳曰說數也說為數故數亦為說禮記儒行篇遠數之不能

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

仲尼篇曰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

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

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楊注非隱十

一年穀梁傳種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

言即說也先謙案俞說是也思索以通之思求其為其人以處之

正名篇亦云誦數之儒。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

為擇賢人與之處也。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

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為其人以居其道也郭嵩燾曰為其人以

處之猶言設身處地取古人所已行者為之除其害者以持養

程式而得其所處之方也先謙案劉郭說是也除其害者以持養

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

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

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

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

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台拱曰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

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俞樾曰上文皆言君子為學之

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

義更粗矣古之字於字通川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之內不養

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內之外即

於內於外也廣雅釋言曰諸之也又曰諸於也則之與於義固

得通矣此文四之字竝猶於也目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

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者深他物不足以尚之也

下文曰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

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

學然後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

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

使君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

俞樾

毛傳曰說數也說為數故數亦為說

禮記儒行篇遠數之不能

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

仲尼篇曰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

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

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楊注非隱十

一年穀梁傳種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

言即說也先謙案俞說是也思索以通之思求其為其人以處之

正名篇亦云誦數之儒。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

為擇賢人與之處也。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

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為其人以居其道也郭嵩燾曰為其人以

處之猶言設身處地取古人所已行者為之除其害者以持養

程式而得其所處之方也先謙案劉郭說是也除其害者以持養

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

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

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

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

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台拱曰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

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俞樾曰上文皆言君子為學之

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

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

學然後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

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

使君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

俞樾

毛傳曰說數也說為數故數亦為說

禮記儒行篇遠數之不能

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

仲尼篇曰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

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

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楊注非隱十

一年穀梁傳種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

言即說也先謙案俞說是也思索以通之思求其為其人以處之

正名篇亦云誦數之儒。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

為擇賢人與之處也。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

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為其人以居其道也郭嵩燾曰為其人以

處之猶言設身處地取古人所已行者為之除其害者以持養

程式而得其所處之方也先謙案劉郭說是也除其害者以持養

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

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

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

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

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台拱曰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

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俞樾曰上文皆言君子為學之

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

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

學然後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

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

使君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

俞樾

毛傳曰說數也說為數故數亦為說

禮記儒行篇遠數之不能

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

仲尼篇曰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

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

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楊注非隱十

一年穀梁傳種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

言即說也先謙案俞說是也思索以通之思求其為其人以處之

正名篇亦云誦數之儒。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

為擇賢人與之處也。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

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為其人以居其道也郭嵩燾曰為其人以

處之猶言設身處地取古人所已行者為之除其害者以持養

程式而得其所處之方也先謙案劉郭說是也除其害者以持養

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

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

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

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

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台拱曰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

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俞樾曰上文皆言君子為學之

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

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

學然後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

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

使君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

俞樾

毛傳曰說數也說為數故數亦為說

禮記儒行篇遠數之不能

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

仲尼篇曰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

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

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楊注非隱十

一年穀梁傳種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

言即說也先謙案俞說是也思索以通之思求其為其人以處之

正名篇亦云誦數之儒。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

為擇賢人與之處也。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

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為其人以居其道也郭嵩燾曰為其人以

處之猶言設身處地取古人所已行者為之除其害者以持養

程式而得其所處之方也先謙案劉郭說是也除其害者以持養

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

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

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

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

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台拱曰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

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俞樾曰上文皆言君子為學之

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

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

學然後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

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

使君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

俞樾

毛傳曰說數也說為數故數亦為說

禮記儒行篇遠數之不能

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

仲尼篇曰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

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

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楊注非隱十

一年穀梁傳種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

言即說也先謙案俞說是也思索以通之思求其為其人以處之

正名篇亦云誦數之儒。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

為擇賢人與之處也。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

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為其人以居其道也郭嵩燾曰為其人以

處之猶言設身處地取古人所已行者為之除其害者以持養

程式而得其所處之方也先謙案劉郭說是也除其害者以持養

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

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

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

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

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台拱曰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

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俞樾曰上文皆言君子為學之

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

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

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劉台拱曰光廣

古通用王念孫曰劉讀光為廣是也明者大也小雅車牽正義

曰明亦大也中庸曰高明所以覆物也成十六年左傳夏書曰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是明與大

同義大者天之全體廣者地之全體燦燦燦燦燦燦燦燦燦燦燦

曰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

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語意略與此同揚注皆失之俞樾曰按兩

見字茲當作貴蓋貴字漫漶止存其下半之貝因誤為見耳光

與廣通言天貴其明地貴其廣君子貴其全貴謀作見則與君

子句不一律失荀子語意矣

修身篇第二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修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

身也。王念孫曰爾雅在存省察也

詞傳辨秋太難與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善必以自存者察己之有善與否也見不善必以自省者察己

之有不善與否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

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不善在身當然必

以自惡也增也字虛文昭曰上句也字末本無王念孫曰元刻

也字乃涉上下文而衍上文見善見不善及善在身下皆無也

字呂錢龔本竝無郝懿行曰輪人注鄭司農云泰山平原所樹

立物為苗聲如哉博立泉暴亦為苗詩皇矣毛傳云木立死曰

苗然則苗者植立之意楊注非相篇是此讀苗然為災然非洗

謙案王說是今依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

宋本刪上句也字

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也致猶極也

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至忠反詩曰嗚嗚些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嗚嗚然患其上些些然

○先謙案和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

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

之人○郝懿行曰雅對野言則兼正也庸也二義野者反是王

引之曰揚分夷固為二義非也夷固猶夷倨也夷固辟違庸言

倨傲僻違不苟篇云倨傲僻違以驕溢大是也修身篇又云體

倨固而心執詐矜傲倨倨是固與倨同義也固倨也固倨也

義曰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謝固也謝卑謂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倨不固人固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

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楚茨之

篇卒盡也楚茨之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

善先人者謂之詔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詖詔之言詔也詖以佞

故為不善和人也○王念孫曰楊說詔字之義未確詔之言善

也導人以不善也故曰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詖而莊子漁父篇

亦曰希意道言謂之詖願願不苟篇非詖詖也賈子先醒篇君

好詖詖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詖是詖詖即道詖也導與

諸聲之轉詖詖之為導詖詖及之為導及禪是是非非謂之知

能辨是為是非非是是非謂之愚以非為是是以是

為非謂之智也非是非謂之愚為非則謂之愚傷良曰讒害

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

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恆保利弃義謂之至賊保安○謝本從盧

文弼曰非義元刻作弃義王念孫曰盧本作非者為影鈔宋本

所誤也刻本正作弃與保義正相反作非者字之誤耳呂錢

本元刻及世德堂本皆作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

習其事則少見曰陋難進曰促促與提提皆易忘曰漏少而理

不迫遠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促同謂弛緩也易忘曰漏少而理

皆失庸眾驚散則劫之以師友庸眾已解上驚謂材下如驚馬

言以師友去怠慢僇奔則炤之以禍災僇輕也謂自輕其身也

輕薄為僇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與炤同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

以思索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多無潤色

樹日自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以下入句文法皆同此獨多

衍文楊注不及思索之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

說是其所見本未衍也治今今載所引正同王念孫曰一好謂所好不二也儒效篇曰

莫神一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盧文

非好善不二則通於神明成相篇曰好而豈之神以成皆其盛

怒惡之謂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

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

謝本從盧校首次句末並有矣字省下盧文弨曰正文

前兩矣字宋本無又下一則字作而今皆從元刻王念孫曰元

刻於富貴王公下各加一矣字以對下文又改下文之而字為

則字以對上文而盧本從之案元刻非也內省而外物輕乃申

明上文之詞非與上文作對句也今皆改身勞而心安為之利

為對句則失其旨矣先謙案王說足今正身勞而心安為之利

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

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

顧千里曰窮順二字疑當互錯順君亂君對文也而通而窮亦

對文也荀子每以通與窮為對文如本篇上文及不特篇榮辱

篇儒效篇皆有之可以相證楊注已互錯望文說之非也余據

日荀子之意以為事窮君則不順矣事窮君則不通矣然與其

而義多為之之意若從願校則全失其旨矣王氏采其說入雜

志補誤也郭嵩燾曰通則言聽計從恣其所欲為順則委身以

從之而已文義在亂君窮君之分亂君為暴而窮君不能為故

暴者也先謙案在能得君曰通仲尼篇云以事君則必通故

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閱也閱賣也謂損

音古○盧文弨曰案說文云閱具數於門中也史記積士君子

日日閱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所得有折損耳折常列切士君子

不為貧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王引之曰：人讀

則忠信其術則禮義其情則愛人也。愛仁猶言仁愛。禮義則

也。恭敬忠信禮義愛仁皆兩字平列。下文之倨固執詐順墨雜

汗亦兩字平列。古字仁與人通。此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

字即仁愛之仁非節用而愛人之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

不貴。橫行天下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盧文弨曰：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甚。王引

讓端慈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橫行天下雖困四夷

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汗。倨傲也。固鄙固

慎謂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木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

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

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書精當。為情雜汗。謂非禮

義之言也。盧文弨曰：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在者尚有五十

四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所傳者。疑三十五篇是五十五

之訛。蓋有分并之故也。王引之曰：執詐當為執詐字之誤也。議

兵篇曰：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又曰：隆執詐尚功

利。又曰：馬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險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

執與詐義相近。後漢書崔駰傳：范蠡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

錯執於會稽。李賢曰：執謂謀略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

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儒弱畏事

雲方言云：儒輸愚也。郭璞注：謂便慢也。又云：轉脫者謂偷儒之

人苟求免於市之義。盧文弨曰：此注多訛。脫今案文義改正

郝懿行曰：注引或說失之。儒者柔也。弱也。選儒畏事之意。故

下又云：偷儒憚事。注義甚明。不必改此。為輸而援方言為訓。饒

樂之事則佞兒而不曲。兒悅也。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

怒不錄而行曲者委曲也。言遇饒樂之事必委曲以取之。楊注

誤先謙案：佞說非也。兒與銳同字。佞銳之詞。皆以取之。楊注

也。利也。謙案：佞說非也。兒與銳同字。佞銳之詞。皆以取之。楊注

疾與捷義亦同。此言選勞苦之事則偷脫以避之。選饒樂之事

則身口捷利以取之。不佞人言無所委曲。故曰不曲。楊訓不曲

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
 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乎曰可乎曰可謂曰視石但見
 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
 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
 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
 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
 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謂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
 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
 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
 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
 厚謂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
 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
 故得其大千里者舉大之極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而
 不為先謙案楊注非也止與太學止於至善之止同意言君
 子之辯之行皆不止乎此解蔽篇云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
 乎止之曰止諸至
 足與此止之義合
 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
 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
 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
 曰黃繚也虛文昭曰今方言作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人
 然行曰倚與奇魁與傀俱聲近假借字奇傀言其事謬亂不流

也先謙案不為篇申徒狄行之難為者也惠施離堅白
 說之難持者也然而君子不貴亦即此義文可互證故學曰遲
 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為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
 吏反。郝懿行曰古人名遲字須須
 者待也故遲之訓為待音直史切學曰者蓋古學侶虛設此言
 以相警厲必曰遲者猶云寡君須矣彼前行之人方止而待我
 我當速行而成就之學如不及之意也王念孫曰學曰疑當作
 者謂學者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皆可同至也規下今本者作曰
 寫者脫其半耳楊云學曰謂為學者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
 傳此言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詞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
 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踟躇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
 輟山崇成。虛文昭曰兩而字宋本有元刻無此下俗開本
 有重意一段引老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四句係
 後人妄竊入書內又有所謂互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
 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並非楊氏本文今一概削去之厭其
 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涉
 反瀆水竇也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
 不致言不齊故不
 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
 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爾

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

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

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

險賊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則可謂不詳少者矣

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為詳。盧文弼曰案二字古通用先謙案

不詳人矣知其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

焉往矣盧文弼曰大老宋本作達老不窮窮而通者積焉

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盛以苛取謂患恤寡窮賈也積填委

也既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竭澤涸魚則

不窮窮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冥冥謂行

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俞樾曰人

公孫宏傳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過與禍通遂

成也言雖有大禍天必不成之也楊注大災二字正可以釋正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謝本從盧校作遠思盧文弼

也懼其行道理也勇春秋知度篇工拙愚智勇懼亦以懼對勇

也懼其行道理也勇春秋知度篇工拙愚智勇懼亦以懼對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勩而容貌

不枯枯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情雖勞勩而容貌不枯

倦而不惰勞而不倦

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也周禮入柄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

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富貴而體恭殺執也

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東與簡同言東擇其事理所宜而

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

也注云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此

字與容貌不枯無涉楊說非也交當為文隸書交字或作交親

也禮論篇云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又云貴本之謂

文親用之謂理性惡篇云出於辭讓合於文理

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凡荀子書言文理者皆謂禮也故

先謙案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書曰無

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

勝私欲也書洪範

之辭也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一

四

